

2023年第19期新闻稿：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做的工作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感谢您阅读这份新闻稿。自2018年3月首发以来，由于我们各种运动组织的努力，如今新闻稿覆盖读者已逾百万。**新闻稿**在第一期就提出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工作重心：

左翼面临着严峻挑战：公众认为我们是良善敏锐之人，但我们不切实际，无法为实际问题提出合理答案。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弊病。我们必须证明，进步思想不仅是空想（在现实中没有位置），而是力图在权贵桎梏之下解决实际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左翼必须证明，在那样的桎梏之下，有些问题无法解决，需要更为宏大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在政治、社会运动的指引之下进行这样的思考，是本研究所的工作重心。

在过去的62个月里，我们为这一使命殚精竭虑。基于此，我们设定了一系列目标：

1. 拉近运动组织和学术机构的距离。
2. 拉近全球运动组织之间的距离。
3. 为领导这些运动的新知识分子。
4. 阐述通常隐含于这些运动中的理论。
5. 回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历史。

这些目标是我们工作的基础。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和作品有益于努力深化运动、推动社会秩序改善的人们。



过去几年，我们对世界面临的紧张局势日益忧心，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对美国发起了一场新冷战。这是一种**混合战争**，包括了一场贸易战并伴随着美国在环太平洋**扩军**，以及一场抹黑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实质封锁的**信息战**。作为致力于推动全球合作的研究机构，我们开始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术机构交流。交流成果之一是，我们于2023年3月**宣布**，中国重要学术期刊《文化纵横》的国际版季刊以英、葡、西（很快还有德语）等语言正式发布。在主题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首期中，《文化纵横》中文版主编杨平写道：

今日美国，以“民主vs威权”为旗帜团结西方阵营，中国应鲜明地举起“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团结带领广大的发展中世界，并说服影响更多的欧洲国家。

杨平关于当前现实的观点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热点的窗口，提供了中国以外读者参与这些讨论的空间。比如，我在读这一期四篇文章时感受到，身处中国之外的我们与中国知识分子在分析当前全球危机上的所见略同，以及提出和平方案（中国政府已就乌克兰战争提出了12点和解方案）和发展议程的必要性。我们可以将《文化纵横》国际版第一期与我们在2023年3月“当代困境研究”专题发布的《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之八大矛盾》（*Eight Contradictions of the Imperialist Rules Based Order*）作一比较，后者阐述了将和平与发展相联系的必要性，即需要扩大“和平区”，并解决民众的日常问题。



《风起扶桑》局部 郑圣天、孙景波作于2017年

我们在《八大矛盾》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无法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在2023年4月最新发布的汇编《生存还是负债：新自由主义的桎梏和非洲寻求替代方案的努力》（*Life or Debt: The Stranglehold of Neocolonialism and Africa's Search for Alternatives*）历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紧缩模式的种种失败之处。这一模式否定了发展中国家惨遭资源掠夺的历史，拒绝关于将这些国家不平等盛行现象归于**高度剥削**的分析。相反，为资金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还附带了条件，更加深了这些国家的贫穷，它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借钱以偿还贷款利息，支撑最为必要的国家职能。在全球新冠疫情第二年也就是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个贷款计划中有13个要求获贷国家就食品、燃油征税，削减重要公共服务，用以偿还债务。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中国宣布将**免除**17个非洲国家的23项免息贷款债务。这一决定反映了中国贷款管理的长远趋势，因为据估计中国在过去20年间累计免除的非洲债务在4.5亿到6.1亿美元之间。

7月和8月，我所将发布两篇汇编，第一篇是关于新发展理论范式的必要性，第二篇是对依赖理论的批判。两篇文章都在积极思考的是，资本主义模式无法服务多数人利益，有必要建立一种含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广泛政策框架的新发展体系。



《囚徒》英吉·埃法尔通（埃及） 作于1957年

三大洲社会研究生密切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导致的日益蔓延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使得“为发展融资”变成了“为还债融资”。但金融债务只是目前困扰全球南方的至少三大缺陷之一，其他两个是在科技和政治廉洁方面的缺陷。

在科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紧缩政策议程迫使大部分穷国削减了高等教育。比如，在尼泊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照例**敦促**该国政府冻结公共部门薪资法案，**导致**全职学校教师骤减，教师工作不稳定程度上升。中学、大学苦于预算紧缩，国家培养青年的能力不足，其建设科技力量的能力也随之弱化。这种不足使得这些国家越发依赖于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技术输入来提高生产力。穷国无力建设本国科技部门，因而无力推进国内生产，难以赚取外汇，因为它们只能在国际市场上以低廉价格出口初级商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截至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占全球14%，其研究人员仅占全球0.7%。”比较而言，在全世界研究人员中，23.5%来自欧盟，21.1%来自中国，16.2%来自美国。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正在制订一项研究议程，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科技能力亏空的特点，提出解决方案。

第三大缺陷难以界定，但现在不妨称之为政治廉洁缺陷。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实在缺乏行政、管理方面的能力，以管理与外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证据就是缺乏准确阅读、撰写合同的法律专家。此外，关于所谓“腐败”现象的分析极为贫乏，它忽视了政府官员的低薪以及官员政治道德教育的缺失。第63期**汇编**中写道，我们“深知，困扰穷国的长期债务危机……并不完全由于政府资金管理不善和根

深蒂固的腐败现象。” 然而，富国把腐败的概念用作攻击穷国的大棒，而丝毫不反省其自身的内部化交易成本（企业的巨额政治献金、政府职位和私企工作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常常成为公开贿赂的替代）。明年，我们将就公共机构廉洁的讨论发布**评估**文章。



《生命的支柱：集市日》塔德塞·梅斯芬（埃塞俄比亚）作于2018年

在之后的新闻稿中，我将介绍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研究工作，该计划将关注黑帮、**宗教组织**、毒品以及社会军事化程度加剧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打击。但这是后话了。

现在，如您有意支持本研究所的工作，请点击[这里](#)。

热忱的，

Vijay

